

留学经历如何重构我对反法西斯精神的认知

高波

导言

作为二战中蒙受深重苦难的国家之一，白俄罗斯的反法西斯记忆以独特的历史在场性，重塑了作者对反法西斯精神的认知。通过实地探访战争遗迹、倾听跨代际叙事、参与跨国纪念活动，本文揭示留学经历如何打破单一的本土叙事框架，促使个体在多元历史记忆的碰撞中，重新理解反法西斯精神的核心内涵——从“对抗侵略”的本能觉醒，到“守护人类共同价值”的责任自觉，再到“警惕历史重演”的理性反思。文章结合白俄罗斯的战时创伤记忆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参照，探讨不同文化的国家反法西斯精神的共性与特殊性

一、在历史在场中触摸“反法西斯”的物质性叙事

初到白俄罗斯，明斯克市中心的“眼泪岛”纪念碑群便以震撼的视觉语言重构了我对“反法西斯”的认知。这座为纪念二战中逝去的 220 万白俄罗斯军民而建的建筑群里，青铜雕塑的母亲永远凝视着远方，花岗岩墙上刻满了被战火摧毁的村庄名录，eternal flame 在雪地里跳动了八十载。当我的手指抚过碑文中“每四个白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战争”的数字时，课本上“反法西斯战争”的抽象概念突然具象为零下二十度的寒风中，那些真实存在过的生命碎片。

在莫吉廖夫州的“斯大林防线”遗址，我目睹了钢筋混凝土工事与自然植被的共生：弹孔密布的掩体里长出了白桦树苗，生锈的机枪架上缠绕着矢车菊。当地向导瓦列里老人曾祖父的日记里写着：“1941 年 7 月，我们用步枪和铁锹对抗坦克，因为相信身后是莫斯科，是列宁的理想。”这种将个体牺牲与集体信仰绑定的叙事，与我在国内参观淞沪抗战纪念馆时的感受形成微妙呼应——中国军人“一寸山河一寸血”的抗争，白俄罗斯游击队“在森林中重建国家”的坚持，尽管发生在不同战场，却共享着“为文明存续而战”的精神内核。

最具冲击力的体验来自布列斯特要塞遗址。这座被称为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”的堡垒，墙体上至今保留着守军在绝境中刻下的标语：“我们战斗到最后一人”（俄语：Мы боремся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человека）。当我在潮湿的地下通道里看见儿童涂鸦般的弹孔痕迹，突然意识到：反法西斯战争的本质，是对“人性尊严”的捍卫——无论是中国西南联大师生“教育救国”的坚守，还是白俄罗斯平民在

德军占领区保护犹太儿童的义举，都是对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底线守护。战场遗迹不再是冰冷的历史符号，而是无数普通人用生命书写的精神图鉴。

二、在记忆传承中解码 “反法西斯” 的情感基因

留学期间，我参与了白俄罗斯“战争记忆守护者”项目，采访了十位经历过二战的老人。92 岁的叶莲娜奶奶展示给我她父亲的游击队员证，证件照上的年轻人目光如炬，而证件边缘的毛边，是当年在森林里用刺刀割制的。她反复说：“我们不是英雄，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这种对“英雄主义”的祛魅化表达，让我想起中国抗战老兵常说的“比起牺牲的战友，我只是个幸存者”。两代人的记忆叙事，都在刻意淡化个体的“伟大”，而强调集体的“必然选择”——这恰恰揭示了反法西斯精神的本质：不是少数人的壮举，而是全体人类面对邪恶时的共同觉醒。

在与白俄罗斯青年的交流中，我发现他们对反法西斯历史的认知呈现出“纪念仪式化”与“精神生活化”的双重特征。每年 5 月 9 日胜利日，明斯克街头的“不朽军团”游行中，年轻人举着祖辈的黑白照片走过列宁广场，高喊“为了我们的胜利”（俄语：За нашу Победу）；而在日常讨论中，他们会将“反法西斯”与反对校园霸凌、抵制极端主义言论联系起来。这种将历史记忆转化为现实行动准则的思维，与中国青年“铭记历史，开创未来”的价值取向形成跨时空共鸣。当白俄罗斯同学问我：“你们中国如何让年轻一代记住抗日战争？”我想起重庆的防空洞咖啡馆里，老照片与网红打卡点并存的场景——原来不同国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，让反法西斯精神从“历史记忆”转化为“活的传统”。

最深刻的启示来自一次中白学生联合纪念活动。我们在戈梅利的“死亡公路”遗址前摆放鲜花时，白俄罗斯学生安德烈突然说：“当年纳粹在这里枪杀了 2000 名平民，而你们中国的南京大屠杀……”他的声音哽咽了。那一刻，语言的隔阂消失了，因为我们都读懂了同一个事实：反法西斯战争的受害者从来不是某个国家或民族，而是全人类。这种基于共同苦难的共情，让“反法西斯精神”超越了地域叙事，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情感纽带。

三、在比较视野中重释 “反法西斯” 的当代价值

留学期间，我注意到白俄罗斯与中国的反法西斯叙事存在显著的“共性底色”与“个性表达”。共性在于：两国都强调“人民战争”的力量——白俄罗斯 80% 的领土曾被占领，却有 1/3 的人口参与了游击战；中国的敌后战场动员了千万民

众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。这种对“群众路线”的强调，本质上是对“正义战争必靠人民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。而个性则体现在记忆载体的差异：白俄罗斯战争纪念馆多以“废墟美学”呈现（如保留战时原貌的村庄遗址），中国的纪念馆则侧重“史诗叙事”（如全景画、大型群雕）。两种叙事风格并无优劣，却共同证明：反法西斯精神的传承需要具象化的载体，让抽象的“正义”、“和平”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记忆。

更重要的是，留学经历让我警惕“单一叙事”的陷阱。在白俄罗斯历史博物馆，我曾看到对 1945 年远东战役的简略描述，而在中国的史料中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是重要篇章。这种叙事差异并非刻意歪曲，而是受限于各国的历史视角。正如后现代史学强调的“记忆的复数性”，反法西斯精神的完整性，恰恰存在于不同国家、不同群体的记忆拼贴之中。当我们在白俄罗斯听到“没有苏联，就没有胜利”的说法，又在中国读到“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觉醒”，更应意识到：真正的反法西斯精神，是承认每一个战场、每一种牺牲的独特价值，同时又能在多元叙事中提炼出共同的精神公约数——反对侵略、捍卫人权、守护文明。

今年恰逢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 80 周年，留学经历赋予我最珍贵的认知是：反法西斯精神的当代威胁，不仅来自极右翼势力的抬头，更来自“历史健忘症”的蔓延。当白俄罗斯青年在社交媒体上用“二战梗”调侃历史，当国内某些网红在烈士陵园直播带货，我们必须清醒：重构反法西斯精神的认知，不是简单的“铭记苦难”，而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建立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价值共识。就像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·谢耶维奇在《二手时间》中写的：“战争的真相，是所有人都在失去。”这种“共同失去”的记忆，应当成为阻止战争重演的最强精神纽带。

四、从“地域记忆”到“人类共识”

留学白俄罗斯的经历，让我对反法西斯精神的认知经历了三次蜕变：从课本上的“中国抗战叙事”，到实地触摸的“跨国苦难记忆”，最终升华为对“人类共同价值”的信仰。那些在明斯克街头看见的“胜利旗”（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军旗，现成为反法西斯象征）与中国的“五星红旗”，虽然图案不同，却同样浸染着先烈的热血；那些白俄罗斯老人哼唱的《喀秋莎》与中国老人传唱的《保卫黄河》，虽然旋律相异，却同样跳动着反抗侵略的心脏。

反法西斯精神的本质，从来不是宣扬仇恨，而是守护文明的底线；不是强调某国的贡献，而是铭记全人类的代价。当我们在异国他乡看见战争遗迹上新生的野花，当我们与不同肤色的青年共同点燃和平烛火，便会懂得：留学的意义，不仅是知识的跨越，更是精神的对话——它让我们在别人的历史中看见自己，又在

自己的记忆里照见人类。80 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，用鲜血为人类划定了文明的边界；80 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的使命是让这条边界永远清晰，让“和平”不再是历史的注脚，而是现实的信仰。

作者简介：高波，男，28 岁，中共党员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硕士研究生，助理工程师。